

近日,在本市的两会中,“大世界”又成了议论热点。屈指算来,“大世界”在上海市民文化生活中消失竟有十年了!

前不久,南昌一位朋友驾车来沪旅游,他过去听说过“没有逛过大世界,不算到过大大上海”的说法,就询问几个上海青年:到大世界游乐场怎么走?那些青年人一脸茫然,称只知道迪士尼、欢乐谷、热带风暴,却不知大世界游乐场……

真想不到,大世界——这个“阿拉上海人”的“大众情人”,这么快就在上海人中出现了记忆断裂,这让我很是伤感。

我少年时代就与大世界结下了不解之缘,那时几乎每个月(周日或寒暑假时)都会去大世界白相。我总是在中午12时它刚开门时,花两角钱进入。先照照12面“哈哈镜”,看看自己变成“长腿鹭鸶矮冬瓜”的奇模怪样;然后在十几个剧场里随心所欲地欣赏南北戏曲、电影歌舞、曲艺杂技;还有价廉物美的上海小吃可解馋;直到午夜11时,才带着眼睛、耳朵和肚子的满足感,恋恋不舍地回家……

再过4年就是大世界的百岁华诞。在其

十年盼望“大世界”

潘志豪

风头最健的时期,每天可接纳游客二万余人次,因此有“远东第一游乐场”的美称。它虽然立足上海,却名声远播全国乃至世界。尤其在上世纪90年代推出了“大世界擂台”和“吉尼斯纪录擂台”赛,国内外的绝技高手竞相登台,创造了世界和国内众多的“唯一”和“第一”。几十年来,在上海人的常用语汇中,“大世界”成了内容丰富、形式宽泛、生动有趣、光怪陆离的代名词。当年,“白相大世界”无疑是白相上海滩的首选。

大世界还是藏龙卧虎、人才辈出之地。大鼓书宗师刘金宝、白云鹏、话剧拓荒者汪优游、顾无为、评弹名家夏荷生、独脚戏鼻祖王无能、有“冬皇”美称的京剧坤伶孟小冬等都曾在此留下踪迹。去年去世的沪剧“杨派”创始人杨飞飞和滑稽大师杨华生,都在此地起飞成长。

毫不夸张地说,大世界不仅是国内集娱

乐、演出、观赏、博览、竞技、美食于一体的不可多得的地标型旅游品牌,而且是把海派文化的融合性、宽泛性、平民性熔于一炉的成功范例。

然而,面对现代娱乐方式的多元发展,各色豪华剧场的大量崛起,因循守旧的大世界,就像一位年华老去的红粉佳人,风姿不再。终于在公元2003年,因为“非典”的缘故,顺水推舟体面地“歇业”了。

不过,当时张贴在大世界门口的告示,只是声称“暂时歇业”。于是“非典”过后,我就盼望尽快重睹大世界的“劫后风采”,不料它却“千呼万唤不现身”。在大世界“歇业”3年后的2006年,我实在难捺思念之情,就写了一篇千字小文《何日重现大世界》。2008年时,见媒体报道,有关部门已经承诺:在2010年“世博会”开幕之前,大世界将以崭新的姿态”迎接游客。谁知直到今日,大世界依然在“沉睡”,不知何日才“苏醒”。

改造大世界何其难哉!其实,对这个名气响、涉及广、难度大的大世界改造方案,无需秘不示人,以致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;完全可以敞开大门,广泛收集民间智慧,不仅使市民达成共识,还能收获一大堆金点子。何妨一试?



本来嘛,新年新岁,讨个口彩,图个吉利,也是人情之常。因此之故,“春晚”尽管饱受垢病,观众数还是年年可观——热热闹闹、咧嘴一笑就好,余不多

究啦。况且做一台如此大节目,是真不易,你说呢。

也因此之故,《一九四二》居然混进贺岁档行列,它不走麦城谁走麦城? 掷银再多,用心再苦,也白搭。

冯导还自以为体恤民情呐,避而不谈“人相食”。这暴露出他的喜剧神经欠灵敏哦,虽然他的几部喜剧片我爱看。

斯威夫特——对,《格列佛游记》作者——的文章让你想必看过,他是怎么绘香绘色地大谈荤肉味道鲜美、营养丰富、经济实惠,款待宾客如何地上得台面,并且建议仿乳猪之烧烤……十八世纪爱尔兰连年灾荒,饿殍遍地,统治者居然还在农民身上打算盘。斯威夫特戏谑写檄文,越是写得轻松、形象、幽默,鞭答不是越厉害? 错,为什么文章能电影不能? 你想想《虎口脱险》。



父亲已很久没有人梦来了。在他两周年忌日前夕,我一直盼着与父亲梦里相见。在两周年忌日这天,全家特地在新居为父亲做了一回祭拜。

五年前,崇明乡下的老宅被动拆迁后,我们在乡下便无根无基,如漂泊者一般,心里空荡荡的,父母只好暂栖在别人的工房内,一直到父亲离世,都没能住上属于自己的家。这对我而言,是永远的遗憾。

直到去年农历三月,动拆迁的安置房终于建成,我家有幸拿到一套三室新居。异常兴奋,并在第一时间装修完工,由阿姐、姐夫陪着母亲乔迁新居。起初,一生节俭的母亲嫌房子装潢太讲究了,怕弄坏了什么,不肯入住。经我反复劝说,以至看我发了脾气,母亲才勉强同意试住几日,看看是否方便再说。住了一段时间后,有不少老宅的邻居、众多亲戚来看望母亲,异口同声称赞房子装饰得好,处处考虑到了老人起居的便利,母亲总算安心住了下来。可是她时常念叨:“要是你爹爹能一起住该多好啊! 可惜他走了,没有福气呵!”于是泪水止不住洒落下来。

每每见到母亲落泪,无限遗憾就袭上心头:父亲一生忠厚勤劳,友善邻里,养儿育女,饱尝艰辛,受到村里乡亲尊敬。如今,父亲文化在哪里呀? 这套新居是为你们二老准备的,而你却撒下我们独自一人远行了,也不知魂归何处,漂泊何方? 每念及此,悲从心起,泪水禁不住流淌……

父亲去世两周年忌日的缅怀仪式在新房子里举行,我们请了叔叔、姑妈及其他亲友相聚,还用古老的民间传统仪式,告慰父亲在天之灵:如今咱家终于有了自己的新居了!

那天,我内心的虔诚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! 点燃蜡烛,上支清香,凝望着那袅袅上升的烟雾,想到父亲生前的教诲和磨难,痛楚在心中升腾。我多么希望父亲能知道这一切! 我长跪在祭桌前,三拜九叩,我的头一次次碰响地面,祈祷父亲能知道我们在思念他。在场的人都屏气凝神,泪水盈盈,思绪万千。

我仍然渴望能在梦中与父亲相会。

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。壬辰岁末父亲果真来到了我的梦里! 梦中,父亲和我的一个堂弟好像在说话,父亲的形象有点模糊,好像在老宅的一个灶室内,我隐隐约约听见父亲对我的堂弟说:他要去北宅的新家。我突然惊醒,开亮电灯,一看是凌晨4时43分。独自坐起,一个人靠在床背上,呆呆地仰望天花板,回忆着梦境,追忆着父亲的琐事……

父亲对周易八卦研究有六十多年,承传有度,颇有心得。自我儿时记事起,乡亲无论家庭闹矛盾,还是邻里间有纷争;无论婚丧诸事,还是工作纠纷,都会找父亲求解和求教。受传统文化之浸润,父亲深知故土祖宅对他意味着什么。在动迁搬家的那一天,他郑重其事地取下陪伴了他七十多年的那支笛子,用虚弱的气息吹奏了一曲“阳关三叠”。笛音早已无往昔的悠扬婉转,但韵律依然苍凉悲沉,他紧闭双眼,竭尽全力吹着……

一行油泪挂在我的脸上,作为儿子,对父亲的思念永远不会终结,父亲的恩泽永远铭刻在心。天亮,我对母亲讲父亲已来过新房了,母亲眼里闪过一阵惊喜。

这年头,孩子的想象思维真叫人叹为观止。有时冷不丁的表现能力,连我这个当老师的都意想不到。谓予不信,听我道来。

如今,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预备班这一年龄段的女孩子,其生理与心理的发育,通常要比男孩子早一至二年。所以我发现,每班上男女同学之间打打闹闹,大都呈现阴盛阳衰的态势。多半是调皮的小男孩先东惹西惹、无事生非;而故作矜持的小女孩则揭竿而起、还以颜色。往往采取掐他手背、扭他手臂的对策。倘若还不解气,便掐得少些、

看了2月1日“夜光杯”上褚半农先生的《绞圈房子》,深有同感。

对四十岁以上的人来说,绞圈房子曾经相当熟悉,但它却在最近二三十年里悄悄消失,只留下些许痕迹。翻阅上海老建筑的图书资料,满眼“老洋房”、“石库门”,难觅“绞圈房子”的记载。

石库门房子是旧上海城市的产物,是中西合璧的作品,它的产生、地位和影响已无需赘述。但与之相对应的旧上海乡下老房子,最具代表的,无疑是绞圈房子。但绞圈房子目前的名声和对其的关注,却几同“寂寞”。

其实绞圈房子离我们并不遥远,上世纪八十年代,上海乡下还有许多。我家邻村,就有一座“三进大绞圈”,非常有名。“大绞圈”白墙黛瓦,飞檐斗拱,青砖石板,很有气派。门框是由三块花岗石架起,进入大门(镶铜的大门已失,毁于“大跃进”)是三只“庭心”,构成了墙门间、客堂、正间、厢房等几十间房屋。“大绞圈”周边还有五六米宽的一圈空地。在我家南面邻村,还有三座绞圈房子,只是与“三进大绞圈”相比,只能算“普通级”的。

从大类上讲,乡下老房子其实就分两种:单垡头和绞圈房子。单垡头分“三开间”、“五开间”,较为普通,档次较低。绞圈房子档次就高了,如果是“三进大绞圈”,照现在的说法,就是“豪宅”无疑了。在解放前,那只有大财主才造得起。

昔日的绞圈房子已从我们眼前消失,甚至连图片资料也难觅踪影。希望民俗文化学者、建筑学的专家的目光,在聚焦上海城区、研究海派文化的同时,也关注一下上海的“乡下文化”。让曾经的绞圈房子,和它的后辈石库门一起,走进“上海的历史”。

意想不到

班紫润

那天,我又见一小女生把一小男生拧哭了,就上前告诫女孩儿别老欺负男生。今天你仗着自己比他厉害,hold住他。可是再过三年,等他长成人高马大的“男子汉”了,再下这样的狠手,恐怕会轮到他来欺负你了……

谁知那小女孩胸有成竹地脱口而出:“不会的啦,到那个时候,他就怜香惜玉啦……”我晕!

扭得重些,甚至掌握好只须掐准一星点儿皮肉,再狠狠拧一下的伎俩,管保让小男孩痛得嗷嗷直叫、认输讨饶。

多年来,作为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的志愿者,我做着自己认为的善事、好事,付出很多很多,有时确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。也免不了碰到一些挫折,横生一点怨气。但是看到因自己的努力而改变着一些人或事,其中的快乐也是别人难以体会的。

前一段时间,我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,她说她的妹妹刚患了癌症,情绪很糟,问我能不能去看看她。这样的事情,我以往做过许多,但那一段时间我的工作比较忙,而且自己的身体状况也出了点问题,双脚莫名水肿,双臂疼得抬不起来,失眠又时不时的困扰着我。但我仍答应等她妹妹出院后去看她。

一个多月后,按照对方所提供的地址,我见到了我的服务对象,一位蛮年轻的女子。她看上去很萎靡,通过交流,我知道她是一位舌癌患者,因病灶的位置在舌根,所以手术起来要破相,她和丈夫就选择了放疗。不想一段时间下来,癌细胞非但没控制住,反而蔓延开来,因放疗引起的颞面肿大,口腔溃烂使她疼痛不已,每天只能靠流质维持生命……她艰难地向我诉说着,话语里透着恐惧与无奈。我似乎又一次看到了从前那个绝望无助的自己。一时很自责,假如我早一些时候去看她,说不定她已做手术了。

那一天,我慢慢和她交流着,希望她

出胜负,夜深休谈,惺惺相惜……

同校张某,胡某亦为棋迷。那几年,临放暑假,胡某的约战电话就打过来了。于是暑假甫始,我们的三国擂台赛就同时启幕。三人商定,每对弈一局,输者淘汰,赢家继续,并得两份;积分最少的,做下次的庄家。所谓庄家,就是要做东家,在自己家里招待对手。

本次轮到我做庄,当然要有派头。于是,泡好上等的碧螺春,摆出瓜果盘,招待两位贵宾。三人一边品茶,一边对弈,“谈笑间,檣櫓灰飞烟灭”……没想到杀得昏天黑地,竟忘了到时间去接孩子,被下班回家的老婆好一顿训斥。只顾自己下棋乐,却让孩子望父哭,竟成为家史中的典故。

抓紧时间去手术。但她依然拒绝,怕手术毁容,怕放疗后手术创面不愈合……

又一次去她家劝她手术时,我几乎“软硬兼施”,说:人生应该有许多希望。你的女儿比我女儿大许多,所以,你有希望做丈母娘,做外婆……但当有一天医生要你在容貌和生命间必须作出选择时,你已没有时间了,好好考虑吧!然而,她看着我,依然默不作声。

那天回家已很晚了,疲惫不堪地打开过道门,看到因忘了钥匙而趴在走廊地上做作业的女儿,她抬起头对我说:“妈妈,我饿。”面对家中的冷锅冷灶,想想自己做了几个小时的无用功,这是何苦呢?我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。但是,我仍放心不下她,又几次打电话给她做工作。

大概过了一个多月,我接了一个电话,听着电话那端像短了一截舌头一样含混不清的声音,我料定是她。原来,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,她还是听从了我的劝告,去做了手术。医生告诉她:假如再晚来一个月的话,他们就没办法挽救她的生命了!

又过了好几个月,有一天,我接到她的一个短信:施老师,您来我家拿喜糖吧,女儿出嫁了。

还有什么能比这事更令人快乐! 生命有时是很脆弱的,但只要我们互相善待,人生就会有希望!

的,其做人亦偶偶潇洒也;一板一眼,循规蹈矩的,谦谦君子也……棋局如人生,窥破这棋局人生的,陋室一教书匠也。

去年在区教工围棋赛中,我与一业余四段手谈。他执黑以中国流对我的三连星,烽烟顿起。棋局进入中盘,我形势不妙,于是拼命四处惹事,终于找到一处劫材。有一个成语叫“万劫不复”,说的正是围棋的打劫。通过打劫,可以后发制人,取得先机,乃至反败为胜,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也。一劫扭转大局,心情大爽。

有言道“棋局如人生”,诚哉斯言。下棋要认真走好每一步,而生活呢,不管你过得如意还是不如意,都应该认真过好每一天! 与棋友共勉。

七夕灯谜

吴伟忠
杨过
(电影界昵称)
昨日谜面:埋头奉献
(三字金融名词)
谜底:低首付(注:付,付与)

